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第二卷

章鱼

〔美〕 凡·克莱夫 · 爱伦 · 坡

上海文艺出版社

章 鱼

[美] 弗兰克·诺里斯 著
阳 洁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冯国超 主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24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33 字数:35100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312-1364-8/I·320

定价:9800元(全138卷)



前 言

一九〇二年十月美国作家弗兰克·诺里斯患阑尾炎去世，年仅三十二岁。从一八九一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念英国文学系时发表长篇叙事诗《伊弗内尔》起，一直到去世这短短的十年当中，他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不断地探索，终于从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走到批判现实主义，成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一。

一八七〇年三月五日，诺里斯出生于芝加哥一富裕的商人家庭中。十四岁时全家搬到旧金山，他在附近的贝尔蒙特城念了两年中学。诺里斯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画家，于一八八七年进巴黎著名的朱利恩画室学美术。但是据他弟弟查尔斯的回忆，诺里斯从小就喜欢编故事，极富于想象能力。在法国时迷上了中世纪的骑士传奇，为他的弟弟的玩具铅兵中的军官起名字，编造他们的传略，乐此不疲。

诺里斯十九岁回到美国投考加利福尼亚大学，但他当时仍迷恋于法国封建时期的传奇，竟然尝试司各特常用的格律，开始写叙事诗《伊弗内尔》。两年后进加大，认真阅读文学名著，对吉卜林和左拉的作品尤其喜爱，才开始转变把注意力从中世纪的欧洲转到他周围的世界。诺里斯念二年级时，开始写短篇小说，陆续发表在《淘金者》周刊和《横越大陆》月刊上。其中以一八九四年八月发表于《淘金者》上的《笼中困狮》为最



出色。

诺里斯于大学四年级时，开始创作以小市民被金钱腐蚀为主题的长篇小说《麦克梯格》。毕业后进哈佛大学，他把该小说完成了大半，接着根据目睹的大学生中的不道德行为，创作另一自然主义小说《范多弗与兽性》，但因忙于他事，当时并没有发表。

一八九五年诺里斯回到旧金山，十月，以《旧金山纪事报》通讯员的身份赴南非。原计划为从开普敦朝北至约翰内斯堡，但是当诺里斯到达约翰内斯堡后，被卷进了波尔战争，并且波尔人将他俘获，限期离境。这时他得了非洲热病，差一点送命。

次年春诺里斯回旧金山，休整了好几个月。接着的两年中，担任当地《波浪》周刊的编辑，每周为之撰写论文、特写或短篇小说。

到一八九七年夏，诺里斯才到加州普莱塞县科尔法克斯附近他老同学的“大北斗金矿”去，写完了《麦克梯格》的最后三章。

诺里斯以创作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为己任。于是他离开纽约，到加州种植小麦的农庄去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资料，准备回纽约撰写计划中的《小麦史诗》三部曲的第一部：《章鱼》。该小说描绘小麦种植者对铁路托拉斯的斗争史。以主人公曼克奈斯·台力克为首的一些农庄主人，定居于加州中部圣华金河流域，收割的粮食都由太平洋西南联合铁路公司所属的铁路运出。铁路当局利用这一垄断行为，公然推翻当初号召人们来此地落户的诺言，将属于铁路公司名下的农庄里的土地地价提高，后来又收买了农庄主人们不得已而用行贿手段推选



的“铁路专员委员会”的成员，将他们要求调低粮食运费率的打算打败。他们到法院提出诉讼，铁路当局又勾结了司法当局，使他们败诉，然而怂恿一些假买主来武装占领相关的农庄，结果引起一场械斗，几个农场主都饮弹身亡，幸免的人们也都弄得家破人亡。作者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在垄断资本压迫下，庄稼人惨遭破产的骇人图景。

在书中诺里斯常常用一台在黑夜中横冲直撞地行进的机车，以此象征那无法无天的铁路公司，它象一条巨大的“章鱼”，以旧金山为中心，伸出无数条可怕的触手，一直伸到本州最偏僻的县城村镇，扼住庄稼人的咽喉，使他们无法生活下去。他在这里触及了当时美国的真实情况。从十九世纪中叶南北战争结束以来，美国完成了向西部的进军，将铁路一直修到太平洋沿岸，逐渐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当时在圣华金河流域南部金斯县首府汉福德附近也确曾发生过械斗事件。诺里斯根据这事件，虚构了《章鱼》中的高潮，使本书达到了他前所未有的现实主义的高度。

然而，虽然诺里斯看到了当时的美国现实，并且真实地描写了美国的现实，却无法正确地解释这种现象。他在全书中安插了一位优柔寡断的诗人普瑞斯莱，做为这一切现象的目击者和解释者。而他本人思想上的局限性正反映在诗人普瑞斯莱的观点里。



第一部

第一章

普瑞斯莱沿着向南伸展、将勃洛得生农庄和摩埃托斯农庄分开的县当局修的公路走着，经过卡拉埃尔开设的酒店时，突然听到一声轻微而拖长的汽笛声。他想，一定是波恩维尔车站附近机修厂里传出的。当天早上他从庄屋出发时，没有带表，因此很想弄明白这声汽笛是代表十二点，还是一点。他希望能是十二点。当天一早，他原打算在附近一带好好溜达一番，如今眼看已是晌午，他却几乎还没动身。吃罢早饭、离开庄屋的时候，台力克太太却托他上波恩维尔去拿信，他只好答应。

路上新近运过粮食，路面一团糟，为了赶路，他把自行车把握得更紧。他心想，不管这是什么时候，也回庄屋去吃中饭，情愿照原计划，一直赶到瓜达拉哈拉，再上苏罗塔利开设的馆子去吃一顿西班牙大菜。

实际上那一年，没有多少粮食可运。勃洛得生农庄里的小麦，被毁掉了一半，台力克本人打下的粮食也只够用作冬播的种子。但不管运的粮食有多少，道路一样被弄得一塌糊涂，加上几个月的干燥天气，尘土越堆越高，使得普瑞斯莱不得不时



章 鱼

常跨下车，推着车前行。

现在已是九月下旬，下季眼看快结束了，整个都拉瑞县，整个辽阔广大的圣华金河流域——事实上，乃至整个加利福尼亚州中南部，都给太阳烤得土地坼裂。因为自四月来，天天万里无云，时间仿佛停在晌午，白热的太阳炙烤着西至滨海山脉，东至内华达山麓的广大地区。

普瑞斯莱终于快到那条叫做南路的大路上了，它直穿摩埃托斯农庄，通往瓜达拉哈拉。他一眼就看见了那座公用水塔，箍着大铁条，怪模怪样地立在四根柱子上。它是波恩维尔的一个标志，因为自它落成起，当地的店掌柜、零售商们就在上面刷广告。在这一带平原上，塔上的白字在好几英里以外也看得十分清楚。塔旁有个饮水槽，普瑞斯莱忽然觉得很渴，就打算在这里停一会儿，喝一些水。

他把自行车靠在水塔边的栅栏上。有两个穿着白色工装裤的人，坐在用铁钩挂在塔顶上的脚手架上，重新油漆塔身。他们正在漆一张招牌——又一幅广告。这广告差不多要完工了，字样是：

斯·贝尔曼
地产 抵押
波恩维尔大马路
邮政局对面

饮水槽上，也新漆了一行字：

斯·贝尔曼有忠言告君



普瑞斯莱喝罢了水，忽见一辆洒水车慢吞吞地从南路拐弯处驶来。两头骡、两匹马，蒙着尘上，不慌不忙地拉着拖索，行动慢得象蜗牛，耳朵无力地耷拉着，一上一下地打着拍子。高高地车座上坐着一个人，头顶上张着黄布伞，普瑞斯莱一看，原来是台力克的一个德国佃户，名叫何芬，但大家都叫他俾斯麦，因为他脾气暴躁，终年用一口不像样的英语发牢骚。

当何芬将水车停在水塔旁，准备装水时，普瑞斯莱喊道：“喂，俾斯麦。”

“我正想找你呐，普莱西利先生，”对方一面嚷，一面把缰绳绕在刹车杆上。“就来，你等等，我跟你有话说。”

普瑞斯莱立刻就后悔冲他打招呼了。再浪费一点儿时间，今天就完啦。他跟农庄当局没有一点关系，何芬却想来请他出点主意，那还不是白费口舌！这批粗俗的野兽般的长工和小农庄主，成天在地里干活，满面的污垢，真叫他觉得说不出的讨厌。因为他们那种单调乏味、卑俗的混日子的方式，以及他们的习俗、婚丧等等，等等，使他永远无法同情他们。

“你得快点，我吃午饭已迟了！”他干脆地答复。

“行，马上来。两分钟，就来。”他把那挂在水塔顶上的水管拉下来，塞进洒水车边的给水口，之后把放水的链条一拉。然后他从车座上爬下来，踩着轮胎跳到地上，一把拉着普瑞斯莱朝公路走了几步。

他开口道：“啊，我正想找你呐。啊，卡拉埃尔他今儿早上跟我说，台力克先生打算来年把整个该死的农庄自个儿种啦。不再要佃户啦。啊，卡拉埃尔他跟我说，佃户大伙全得滚蛋。台力克先生打算把整个该死的农庄自个儿种，呃？我他妈



的也得滚蛋，呃？你听说过这回事吗？啊呀，我在这农庄里已经待了七年——整整七年啦，难道也得——”

“这事儿我说了可不算数，你得去问问台力克本人或哈伦。”普瑞斯莱打断了他，准备走开。

但这是不可能的，这套话可是他准备了整整一个早晨的。

“啊，别，”他接着说。“我可想留在这儿。七年啦。台力克先生不能让我滚蛋呐。那由谁来照料水渠呀？你给他说说吧。你跟州长很亲近啊！替我说句好话吧。”

“跟他很亲近的是他儿子哈伦，”普瑞斯莱答道。“叫哈伦替你说句话，就没事了。”

“七年啦，”何芬不服气地说，“那由谁来照料水渠，放那些牲口呀？”

“行了，找哈伦吧。”普瑞斯莱赶忙跨上自行车。

“啊，你没听说过这回事吗？”

“什么也没，俾斯麦。关于管理农庄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那根水管呢，还得修理，”何芬忽然想起刚才漏掉了这一点，脱口而出。他挥着一条胳膊，“是啊，还有天主堂边的那根水管，还有牲口喝水用的那个水塘。啊，他一个人总来不及搞吧。”

“找哈伦去谈谈吧。”

“啊，他一个人总来不及对付这该死的农庄吧。我一定不走。”

所幸这时洒水车满了，水从出水口涌了出来，何芬只好去照料。普瑞斯莱赶忙跨上自行车。

“我这就去找哈伦谈几句，”何芬冲着他的背影直嚷。“这



样，台力克先生就不会一个人单干了，是啊，不会啦。我要留在农庄里放牲口。”

他爬上车，挥起长鞭，一面赶骡马动身，一面又转身不服气地对那两个漆匠说：“七年啦，说真的，七年啦。走啊，你这头该死的蠢骡，驾！”

这时，普瑞斯莱已拐上了南路，这是广大的摩埃托斯农庄的第一庄，即所谓的本庄。这儿的道路比较好，再加上何芬的洒水车刚走过，尘土给镇住了。没有几分钟，他就到达那庄屋，只见庄屋四周围着白木栅，有几片花坛和一丛桉树。只见哈伦正在屋边草坪上安装一架自动洒水机。阳台边屋子的阴影里趴着三只猎狗，其中一只正是哈伦那得过猎鹿奖的德弗莱。

普瑞斯莱拐上车道，到马墩前跟哈伦会面。哈伦是曼克奈斯·台力克的小儿子，是个长得很漂亮、大约二十四岁光景的小伙子。跟他父亲的特征一样，他长得风度翩翩，但还有一点也象他父亲，也长着台力克家祖传高高的鹰钩鼻，活象威灵顿公爵晚年那些画像上的鼻子。他白皙的皮肤虽经常暴露在阳光里，却没被晒黑，仅腮帮有些红润，还有一头微微卷曲的黄发。

普瑞斯莱跟他一比，就大不相同。看上去普瑞斯莱出身的家庭背景很复杂，性格显得复杂些，脾气也显得复杂些。他跟哈伦·台力克不一样，他是个典型，是个很特殊的人。他的脸给太阳晒黑了，还黑得厉害。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额角又宽又高是知识分子的额角，这种冲额角说明他本人和他的上代都富有教养。薄薄的嘴唇松松地抿着，下巴小而瘦削，叫人觉得他天生温柔优雅，敏感万分。你会觉得，普瑞斯莱为获得这些修养是很费了一些功夫的。你会觉得，他一定是个神经紧张、



喜欢沉思默想的人，他的精神生活一定与外界无关，而是由内心滋生的念头和感情产生的。由于他的优柔寡断，虽然他对世界的变化敏感到反常，但对这种感觉的反映却迟钝无比。可以猜想得到，他这种人之所以不致走邪路，是因为趣味高尚，没有机会决定。他有诗人的气质。有时候，他自以为在思索，其实却是自己在欺骗自己。大多数时候他只是在冥想。

差不多十八个月以前，他冒着生肺病的危险，想到曼克奈斯·台力克曾经请他随时都可以去作客，就趁此机会，来到这气候干燥而温和的圣华金河流域，待它一个时期。他今年三十岁，毕业于东部一家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修毕了研究院课程。在那儿时，他埋头于研究诗歌文学。

他写诗的目的不纯，永不知足。可直到现在，他的作品都是即兴之作，不过在人们将其疑忘之前还是会对其赞赏一番。他在找题材，出色的题材，虽然他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他认为反正是某种伟大无比的歌颂英雄的、叫人肃然起敬的题材，就值得用气势雄浑的六音步的诗句来铺陈。

可他认为不论题材形式如何，内容一定要是西部，因为这是一块有新的民族的冒险新地，这种强悍、勇敢、热情的新人正在建立一个帝国；那里，生活的火焰日夜不熄，原始、残暴却又朴实、无畏。有人曾偶然触及过这种生活，可是专门歌颂这种生活的诗人却还没有出现。他认为，那些极个别的作品只弹出了一个音。他呢，拚命想触及所有的音符，奏出一支伟大的歌曲，把整个时代、世纪、民族的心声都包括在内，所有的人全要给描写进去——要写下他们和他们的传奇，他们的民间传说，他们的斗争，他们的爱和欲，他们那直率而冷酷的性情，他们在受压迫时的坚忍，他们的冒险，他们那白天获得、



晚上就输掉的财富，他们那直爽和粗鲁的言谈，他们的慷慨及残忍的作为，他们的英勇和兽性的行为，他们的对宗教信仰和褻渎，他们的牺牲和丑闻——都要真实而无畏地写下来，要写得既严格，又真诚；要写得面面俱到；要写下河谷、平原和山冈以及农庄、山脉和矿坑——把这一切，从两个达科他州到两个墨西哥，从温尼伯——曼尼托巴省省府到瓜达拉卢佩的各色城镇村落的特色荟萃聚集，焊接熔合在一起，成为一支伟大力量的《西部之歌》。这些还从未有人写过的东西，象不成形的影子，庞大、狰狞而奇怪，不停地在他脑中打转，使他无时不向往着。

普瑞斯莱从被太阳晒褪了色的猎装口袋里抽出一捆信和报纸，递给迎上前来的哈伦。

“信在这儿。我要继续赶路啦。”

“但快开饭啦，”哈伦说，“我们马上就要吃了。”

普瑞斯莱摇头说：“不，我马上就得走。我到瓜达拉哈拉去吃点东西。我得出去一整天呢。”

他又多待了一会儿，把前轮上一只螺帽旋紧，哈伦看见有个信封上有他父亲的笔迹，就撕开来，用敏捷地目光扫视着信。

“州长快要回来了，”他嚷道，“明天一早就回来，要我乘马车上瓜达拉哈拉去接他，还有，”他一面看，一面咬紧了牙关叫道，“我们打输了官司。”

“官司？哦，关于运费的官司吗？”

哈伦点着头，眼睛里充满了火星，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昨天乌尔斯蒂恩宣判了，”他一边看着他父亲的信，又说。“他认为，乌尔斯蒂恩认为‘新定的粮食运费太低，几乎



等于免费征用，并且，在此基础上，铁路公司不可能取得合法利润。由于他对此事无权制定法律，他只能恢复铁路专员减费前的状况，因此就这样判决。”这又是我们的朋友斯·贝尔曼干的好事，”哈伦咬牙切齿地说。“在草拟那新的运费率时，他始终待在城里，他跟乌尔斯蒂恩和铁路专员委员会都是一路货色。上一个礼拜，他也始终待在那儿，当铁路当局的跑腿，给乌尔斯蒂恩撑腰。‘合法利润，合法利润，’他突然嚷道。“小麦市价八毛七，而把它搬到两百英里的海岸边光运费就要四块一吨，那我们哪儿还有什么合法利润？不如干脆用枪崩了我们。”

他把皮靴跟狠狠地朝地上一碰，陡的转身朝屋子走去，一面低声咒骂着。

“我差一点忘了，”普瑞斯莱冲着他的背影喊道，“何芬想找你。他问过我，州长打算明年不要佃户了，这是怎么回事。何芬想留着，照料水渠，看管牲口。我叫他自己来找你。”

哈伦正盘算着“合法利润”，胡乱点点头，表示他知道了。为了不显得对哈伦的烦恼太不关心，普瑞斯莱等他进了屋子，不见了人影才上车。他一上车就飞快地赶路，拐出院门，一溜烟地朝瓜达拉哈拉奔驰而去。这种事情，圣华金河流域的农庄主人们和太平洋西南联合铁路公司之间那没完没了的争端，叫他又恼又倦。他对这类事一点也不关心。这种事不属于他那个世界。这与他那心中浪漫的《西部之歌》一点也配合不上，是一笔刺眼的色彩。这真是庸俗、下流、平凡得要命。可是，尽管他拚命闭眼不看，掩耳不听，这些事却偏要他看，要他听。可是除了这些事以外，又完完全全是浪漫的天地。一旦碰到这些事，这浪漫的天地就粉碎了，变成了现实的天地，冷酷而惹



人厌恶、不可动摇。说实话——他的头一条信条就是，应当不顾一切地说实话——他没法对这现实不理不睬。而这样的话，那他心目中崇高的《西部之歌》似乎就被无情地破了相。普瑞斯莱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的是什么。他一方面怀着雄心，要把自己亲眼看到的生活真实地描绘出来，一点也不通过自己的性格和气质。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巴望着能透过一点什么东西再来看事物，这样一些刺眼的东西就会变得模糊而柔和了。他自以为，他爱人民，同情他们的希望和恐惧、喜悦和忧伤。可是何芬，肮脏淋漓，牢骚一年发到头，眼光褊狭只叫他反感。他决意把农庄里的生活用诗的形式绝对真实地表达出来，可是，他三番几次地碰到那道顽固的铁壁，他的浪漫想象一头撞上去，给撞得粉碎。他向往着靠近人民，可伸出手摸索时却碰到那肮脏、渺小的德国佬。他要找到真正的浪漫，找到的却是粮食运费！

“可这玩意儿就摆在这儿呢，”他骑着自行车跨过勃洛得生泾上的桥，喃喃着：“这浪漫的传奇，真正的浪漫传奇，就在这儿的某个地方。我早晚要抓住它。”

他象在寻求灵感似的四处扫视着。这会儿，他虽已穿过摩埃托斯农庄的北角，却还只走了一半路不到一点。这北角是最窄的一角，在这里只有八英里宽。他还在本庄里，而那道把本庄和第三庄分开的铁丝在几英里外就隐约可见。北面，在中午的太阳下，透过闪闪发亮的雾气，看得见一长行淡青色的电线杆，表明那铁路的所在，标志出台力克那农庄东北角的边界。普瑞斯莱走的那条道路直得象根线。他看见在他远处的前方有一株巨大的榉树，而在它旁边就是何芬那红顶的马房。

周围的田野平坦一片。四面望去，可以望见好多英里外的



地方。收割工作刚结束。地里只剩下麦子茬。除了何芬家那株棉树以外，不见半点绿。麦茬是邈邈的黄色，土壤焦裂，一片凄凉的棕色。大路上尘土厚甸甸、灰蒙蒙，两边，两道平行的铁丝网一直向地平线伸展，消失在远方。除此以外，没别的啦。除此之外就是白亮的蓝天和闪烁的热雾。

四下无声。收获期一过，农庄就仿佛入睡了。大地精疲力尽地睡了，像熬过分娩、临盆的阵痛生下了孩子。

这是季节之间的过渡时期，什么工作也没有，自然界仿佛停止了活动。没有雨，没有风，没有滋长，没有生气，这些麦梗连腐烂的力气都没有。惟一在动的就是太阳了。

两点左右，普瑞斯莱来到何芬的家，那是两三座肮脏的木屋，有一大群狗出没其间。一两口猪漫无目标地东游西逛。马房边的木棚下，搁着一台有故障的播种机，生锈了，快坏得不能用了。可是头顶上，却气象万千地耸立着一株巨大的棉树，这一带最大的树。树皮上挂着一簇簇灰色的棉寄生，和一串串花彩般的蔓藤。最低的树枝上挂着何芬的食橱——一只正面装铁纱门的方箱。

何芬这农庄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这是南路和台力克那灌溉主渠的交叉点，这条大渠还没完工，是台力克和经营基恩·沙倍农庄的安尼克斯特合资修建的。这条水渠横在何芬的庄子和瓜达拉哈拉镇之间的田野上，垂直地将大路一分为二。这还不算，这条水渠又是摩埃托斯农庄的第一庄和第四庄之间的自然界线。

普瑞斯莱有两条路可以挑。他的目的地是基恩·沙倍农庄东部山间勃洛得生径源头的那一脉山泉。抄小路去可以近不少。可是他还是挑人路走，在经过何芬屋前时，何芬太太来到



门口，她的小女儿希尔黛，穿着男孩子的工装裤，笨重的靴子，紧跟在后边。她的大女儿明娜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她的恋爱常是整个摩埃托斯农庄的饭后谈资，只见她这会儿正在窗前，忙着洗这星期的脏衣服。何芬太太是个憔悴而苍白的中年女人，平凡没有特征，和成千上万个跟她同阶级、同类型的女人没什么不同的地方。她朝普瑞斯莱点点头，用一条胳膊遮阳，呆呆地打量着他。

可是普瑞斯莱正在拼命地赶路。自行车飞似的直驰。他决定，无论如何得及时赶到瓜达拉哈拉。猛听得一阵空洞洞的声响，他跨过灌溉渠上的桥梁，一下桥就朝前直冲，到镇上，只剩下这一截南路啦。他如今在农庄的第四庄里了，只有这里的小麦收成好，这一定是因为那条天主堂泾流过这里。但他已不再关心景色了，如今他一心思想的就是赶路。他本来指望在基恩·沙倍农庄北边树木丛生的小丘顶上消磨大半天光阴，看书，闲逛，抽烟。可是照眼前的情形看来，三点钟左右能赶到那里就算不错了。一会儿，他就来到了农庄尽头处的道铁丝网边。面前横着火车轨道，对面——是一簇鳞次栉比的屋顶，外围疏疏落落的有些晒砖砌的屋子——那就是瓜达拉哈拉小镇。普瑞斯莱的正对面，是太平洋西南联铁的货车站和客车站，抹着灰白两色的油漆，这是该公司所有建筑物的规定色调。车站上连个人影儿也没有。这会儿，没有列车经过。普瑞斯莱听见售票处里断断续续地传出滴答的电报键声。月台上一架行李车边，站长养的大黄猫懒洋洋地打着盹，爪子藏在身下。那边的站线上，停着三节平板车，载着漆得光彩夺目的农业机器，这边的股道上，停着一台巨大的货车机车。前面的排障器不知哪儿去了。它蹲在庞大的主动轮上，一动不动还一口口喘着长气；车